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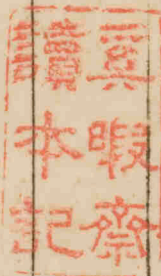
天祿閣外史

五之八終

天祿閣外史卷五

賓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
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
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
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
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
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

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
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
甯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
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
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輟然而仰笑曰
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
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
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
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

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于機而
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旣而曰子言
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
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
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
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者負薪
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
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

烏憇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瓦觴
食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
其略以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
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
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于西極而東
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汪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
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
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
陵哉西北臨乎豳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綢繆而蒼

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糾曲而相屬者秦
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
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
所出峽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嫫姚之所開者其
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烏鼠乎限於北
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
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
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
之潏潏者則太白焉荆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

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
新豐之粉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
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
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
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
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
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
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
永嘯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
好賢也

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
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
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
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敦也
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
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上

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伎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春陽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蔽賢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

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立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縉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葉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彊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歷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宴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佛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

聞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
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
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
翟醜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
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
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
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
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
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

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
意氣賓侯王譚笑輕爵祿而若是超也且吾聞之鱣
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山澤不如
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
慎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
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
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鉤黨
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
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醜登車惘然遙謂

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豐矣

誅賞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秦王侍于宮門軍武執戟庶人執旂車馬輻輳觀者慰曰今日得見徵君也徵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舄徵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畿甸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主廢滅先王

之法爵祿無紀軌物不經挾權據寵之家珠玉以爲淵丹青以爲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前旦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賣寵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主疑而不能悟惛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強則侵侵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彊也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浸溢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

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爲民魯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況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周赧之窮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矣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

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君臣猶議禮于庭而攬天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爲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

可況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爲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讒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戾榮臣以爵祿賞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爲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爲之奈何對曰雖然猶可爲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爲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女之律蓋其罪與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

則王之慮必釋而親親之恩堅矣嬖人史綱曰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速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謀于速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矣何以達聖哲之權昭鴻駿之業竊爲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徵君游禮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微見於秦

盟會

韓臣將尋盟秦王問于微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微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與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耻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旣戰而盟將以防

其救也故怠則乘之釁則動之窺怠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爲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

齊桓之盛復轉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人盟于錫谷

琴論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

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聲噓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

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

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噫噓而物竅皆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于石英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傳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寒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

入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爲僕疑也夫子殆
得其疑而失其人乎徵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
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
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徵君撫琴而哂
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
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
聞汨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
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
其志濟糶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

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蒸嘗以
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
業子孫必興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
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
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爲也惜乎吾不
得見左右而論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
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
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
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

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
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
名馳甘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
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
拒蓋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
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
其質婉以慤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
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藪之人多鄙市井
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藪市

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率其情之謂性因性而
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
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
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
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
生者則以爲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無
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
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
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

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僊論

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爲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

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爲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張臣疑以爲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僊窮觀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爲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爲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歛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況築臺以求神僊乎夫僊者非臣

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真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爲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

淪于神僊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爲此遊以自悴其身孰爲利乎夫爲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孰勞之是築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特不寤云爾崇爵豐祿亞于天子雄藩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興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羨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

矣賢王復希慕而爲之是使松喬韓羨延領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爲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潼關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爲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

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爲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爲朝廷重讜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諾相許確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

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爲此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則陰濁濫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羣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爲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搆大難鉤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讐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

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喬不得伸於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爲名盟集諸侯肅清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改尤以新天下若王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羌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詣于今主昧臣

虐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問畫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計奮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劒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溟有劒其離照之可以熏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寤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於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以靖禍爲勞以得土爲彊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繫子之幸敎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霍子之力也徵君歎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榻不寢獨何心哉是以

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彼猶
擇交而獎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毀潛蓀厥素
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庸哭母
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佞臣竊權匈奴
稱命惠政不需于民歛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
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
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
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
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

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爲賤而賁之豈爵祿以臣
而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
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
乃遙涉于秦秦王明殺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
粟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清王塗誅讒佞而撫
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爲也
今闡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
熄釁若數子不爲逢梅之舉必爲後憂孔子曰邦無
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是歲秦國地震

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助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鳬鴈鵠鵠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鸚鵡意者其鸚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鸚南越有鳥其名曰鵲皆五色也昔者文

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慎懈德之愆是以光昭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爲馬之臣復覲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爲憂也至孝武皇帝始

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
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
遂爲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歛四海
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
不爲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爲二世竊笑是秦之
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
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

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
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
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
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
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王欲以寡人之姬
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
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
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
以禦寒徵君謂李玄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弘農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
弘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嬖者五人噓于左右
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
聲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
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爲
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爲贍則隱其田而蠲役
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
也是以飲憤懷冤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

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
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
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
而讐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貪緣而釣譽不受
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
威不加于一郡以剪虐除殘竊恐遠邇雷同國如空
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彊于隣國耶爲弘農之民而
愬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
循良之察而後誅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

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賊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爲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方崩乎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爲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釁必壅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

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
啼老道無鬪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
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
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殺恭彰彰甚
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
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
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
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
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

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
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
力以事之而不爲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
不爲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
乘于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嘅也當此之
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
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
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
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

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彊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戰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

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

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爲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爲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

王不能屈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爲諸侯重豈輕於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重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

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
重在乎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徵君遂行

天祿閣外史卷五終

天祿閣外史卷六

賓晉文

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疆匹驢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權御
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
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
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贐有夫子敝裘在也曰
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徵君與曰然曰則吾
不忍俘也反以囊金一斤為贐以餽之受而陳謝寇

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顓沛之間不能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闕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贐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奚不爲贐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寇以禦人未嘗以餽若寇者餽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餽而受之子亦無

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僞也殆不可與陸續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奚而不受却餽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僞徵君曰儁乎言厲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續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吾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爲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爲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鬪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

乃與左權鬪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園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遙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達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餽黃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

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梁木而不聞淑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傷時

徵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

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旣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堵雉關若敝甕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每舉衽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

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同唇齒之國也
唇亡則齒寒齒寒則唇壓今秦方以晉爲唇也而先
有寒齒之心故諳練臬藝之士招延于國而誅習以
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
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
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
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
唇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
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
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
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間策于微君曰晉邑荒矣其何
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
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
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
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爲賢王未有也
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爲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可

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譽也向士而嘗膽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爲役也墾其蕪壤而使之耕鑿其重池而使之漑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餒于是乎王勿餒也臣觀天令胡

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爲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
矣晉王撫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
亂

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
過是也惜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
而經濟之學會不少見於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
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河

其波翔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
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
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
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
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
見夫鷁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覩
其鷁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鷁乃垂翼而下之有
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鷁欲捕其雀也非爲其
蛛網也而國涉焉是鷁也實有捕蛛之名鷁又何辭

乎由此觀之胡虜鸛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於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劔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

有左權者善劔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裘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淵者善矢有李玄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諷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釁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

外史 卷六
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榦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葺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焦萌而聽

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爲闕以堤堰爲垣以溝澮爲池旣彼千畝深耕穫而墜菑畲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汙濁

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爲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杆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爲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洎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爲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

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憇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鼯鼠矯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抵其蠱如虺倏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狸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

于囿羣豕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
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豕
以廓清其苑囿參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
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
之子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互遊方嶽十涉溟洲窮合靈之
壑掘產秀之兵披羽服而履赤舄譚真訣而煉丹砂

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冷霞自以爲安期羨門之
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
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趨而事之
者若攀軒轅之逸駕徼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
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
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黃寧無利于子孫而
恥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義黃之憂後陶唐之恥
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辭無徵于世無裨于身
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

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
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玄奚益
於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
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
厥技以爲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
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

善于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
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
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
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
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壺者亦然客笑而喜
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
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
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爲
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

刀鋸是猶簫旣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欽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爲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爲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難發論甚怪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晉無大釁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弘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

吾豈求辱於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爲之用也苟晉王不于此時奮劔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強罷敝之晉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毅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爲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

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攘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石疾如厥流然後知其爲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淫毒海內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詹之勇是三軍之任也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禦之若黃巾者敢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

遊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爲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驚其大臣芥其百姓襁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墮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

朝與羣小浮沉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毀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篡漢室允爲不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

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

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儁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續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裘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

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爲藥以政教爲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爲士交于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爲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

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
罷敝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喁有新
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
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
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
興之功挽孟世之威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去
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
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
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

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
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
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
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
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
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
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鴟夷
子游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
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

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爲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爲殺戮豪傑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踵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爲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王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爲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

栖栖于宋衛子與孺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爲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爲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婚姻未畢疚癘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饉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關市唯識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麟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慎陽之人皆不弋

草蕪于徑慎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鄉不辱命其仲舉游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興者也續不敏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爲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玄曰傷哉中原之書達矣是歲徵君去晉

洎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

天祿閣外史卷六終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賓蜀文

至關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愠徵君
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與之贐徵
君覺而佯卧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
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
以赴也旣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
則曰無禁岑也惑焉徵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

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
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
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
聞先王以禁爲關未聞以吏爲關也出入于吏之口
乞人猶惡之况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扞不
軌而遏佞人驅曠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
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
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
顯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不

然雖厲敬義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
諸侯何關之爲昔仲尼以仁義爲關周流列國然猶
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
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爲關猶騎青牛而
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
遇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爲關而
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則不害以刑名爲關
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
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繫先王之道術陋蘇張

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資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爲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爲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爲道計也今遇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徵君曰是則然矣使爲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時也

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魯招以玉齊聘以玄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巖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劔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與羈旅羣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瀆我以無信迹其所爲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

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爲小人蔽扞賢者于外罪無宥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爲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怫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爲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

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
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也賢王爲宗室之
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
藩以爲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
故何與董氏以陶厠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
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尾扶
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
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
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
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
以此時傳檄天下古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
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陞不勞而定
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
踰焉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
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候于階蜀王見
李玄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

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瘕乎曰
瘕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玄聞之天以薄蝕爲疾
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
士以貧蹇爲疾大夫以酷佞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
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舉賢使士有蹇疾羈于道路
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大豕之輩由此觀之
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
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醫疾以
貧蹇故士以夢化爲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爲

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然則徵君之疾藥
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
而不見其槁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
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爲疾也
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
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
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
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
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甯戚也周末而齊霸其

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玄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釁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

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賓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寧國步以爲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麋鹿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袵然後圖之是猶火旣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爲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爲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

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
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
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
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
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
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荷鼎威炙蒼
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
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爲宗室
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

乎今王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
巴蜀之地以秦楚爲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
諸侯之土壤莫加焉乎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
蜀王曰善

洎曰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玄而玄之對無一言
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干事辭之
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
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
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

未識此義者乎

目強

蜀王以太牢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董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爲有司者諛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

也賢侯以成都爲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强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旣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敝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歟今天

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調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歛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讒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咸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賂則羣醜淫戲以爲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

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
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
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
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
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
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
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
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
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旣黜而賞非以勸廉
也旣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
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
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
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
無鬻貸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
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

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慙色徵君出謂魯猶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其頌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金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爲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譽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羈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羣也豈足爲賢者與蜀王曰不

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爲
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
奇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
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恃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
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幕
無士一獲而黷諸侯師惜乎吾耄矣吾將讓爵于徵
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譽知
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
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
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
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爲諸侯師其志
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爲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
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
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
殖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瀆矣瀆賢以
干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薨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

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况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攘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并于八珍敝裘麻屨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爲耻已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狗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已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已者不盈千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已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羣聚若立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陋微子啓之弗章

火災

李玄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
旦李玄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灾内外樹
難漢室其將爲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
洛陽玄真宮灾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
圍宮苑煙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
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
擁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爲之語曰玄宮火不
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
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

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爲陛下却之矣陛下益宜躬修
立默勿以爲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
致灾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况聖
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
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爲相舉動猥
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
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爲父令
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
者皆夤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耻而鼓舞于聲

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爲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爲名東南虛匱海內罷敝雖桓帝荒于游畋國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徃徃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贓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贓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搗額乞憐宥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成雲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聲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爲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贓論死克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贓譚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爲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橫掠良家女婦百人克于閹室爲鄭衛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髻

童輩皆呼爲糞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爲清論所鄙及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帋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耻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爲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謀鑒陳竇之醜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同事封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歛金玉斗乘以歸客于荊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殺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

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
徵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
肅其民人民人于是乎休悃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
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
竭之災不虐瘴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
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
回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堇鬱昭明以節
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先王之報勲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
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
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
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降休咎于
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禎德
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岷山

徵君遊岷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
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
之虎懸尾呌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岷山之岡徐

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藁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啗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卽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楫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楫而俱免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慰哉遂歷岷山之壑而按之羣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岷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

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蠅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錮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叔殺之徵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玄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

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恩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劔于郡邑而卒無全踵以懷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

室其隣于亡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磯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牖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駭衆自以爲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巖壑懷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玄問曰自黨錮旣戮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殫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在社稷之重

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抔土而塞濁涇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而後以羨餘貢于廷天子爲塗旅犀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漢室爲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觴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暗

于雍冀之境而內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
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沒齒于溝壑
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
得已是歲徵君去蜀

天祿閣外史卷七終

天祿閣外史卷八

賓楚文

去就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
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決暢沐披拂
之餘馨遂爾弛簿書輟錢穀洗訟庭以曹溪之波潔
陋室以韶山之石爲徵君淹也仁駕義軌軌得無暫
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嶠嶠與瘴瘴
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

與曰徵君何鬱伊而弗尊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
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頽其幹而裁其根然
後商販而爲利工斲而爲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
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
乎爲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
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
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爲
也徵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時之怒旣信于諸侯而
流歸與之歎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揚

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曰子徒
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
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鷹隼爲鳳狐
狸爲麟葭莢爲蒹蒺藜爲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
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
之夢帝莘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
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
鼎而于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
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

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
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爲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淹也憲
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憚苟處而淹吾參譽也亦
何功之爲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時勢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
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
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
機固而業頽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

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
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腫塵當是時
桓公爲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
服事周得顯示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
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
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爲諸侯楚王欣然而言
曰徵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徵君曰難
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
以山河城郭爲固家以垣籬棖閭爲固未聞以人民

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
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
以山河爲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爲猿
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
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
楚之所以爲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
爲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
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
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
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
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
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
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忠宜賢王之以山
河爲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漕運
者一渠皇圖之籍尚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
皇故諸侯未爲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
將勞矣誠宣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

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罰驅遏戎騎翦滅奸雄烹炙貪虐顯巖穴之士與之謀國雖無會稽之耻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績是謀策之微聲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微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爲也微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

也蒐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旣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篲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爲之讌以勞其考爲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爲之歌詠

舞蹈之樂以飾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
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
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
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
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
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
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異也今
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耻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
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趨
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
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
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
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
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
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
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旣而

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笑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繇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裂竿爲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爲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

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無空鈎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鈎故能爲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

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
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
家又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
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
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
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
而替諸夏時旣晦而懷忠則釋耜而負鼎俎是以
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
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遯而伊尹干伯夷隱

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
疎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
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
于衛國是猶觀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觀鳳凰之
翱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
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
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
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頽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煎
國之頑民勝我歷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

巖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厦將顛兮奈良工何榱題媛兮斲而爲甯昔周室顛而榱題媛者齊晉也斲齊晉之榱題而治公室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國則就之非篡弑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姬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前覺之明職馳玄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慙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微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微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粲姬盆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酣以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熏鐘鼓鏗鏘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壘猶以爲望而茫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

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况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况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民也乃命左右別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愆于王而王別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別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別乎王不能別則雲夢之女別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聞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卧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蒙以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徵君戮以亞賔之禮凡我同列以爲不穀躋咸踰藩而弔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益殞傲志至于今是咎徵君其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宴好使不穀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譽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徵君之別塞樹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甸悠悠我心繼以夢寐彌不自抑敝邑之民若荷耒耜時雨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恟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自蜀之楚楚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綿繡之流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賔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徵君與李玄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穀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猶遒是徵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徵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土壤之饒不

及荆楚而又有廵狩之遺烈徵君何重楚而輕敝邑
哉敝邑若替雖爲不穀辟徵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
而置諸溝壑且以嚮望于鄰國仁者能無傲惕乎今
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郎嶺郎嶺
戰却折我銳兒五千又寇我鍊關餘種皆起遂寇我
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冀而
戰又折我銳兒萬餘僅獲黃羝二千又寇我上黨破
馬陵之關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
是以藉徵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
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
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
使以符狗于鄰國之壤而達其關使毋有譏者發壯
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
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跋薦社稷之馨香
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
深唯無忽焉楚王旣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
使寤檢而不獲其旅十人與館人鬪楚王聞而囚之
晉使遘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爲不書曰館人盜

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
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玄曰楚與晉隙矣翌日謁王
王料徵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吳徵君不及
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
聘而不書晉難必過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
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慙色謂信乎
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
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隘
宇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
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
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
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
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
旣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
則爲之奈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
不就亦釁也臣請爲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讒而臣
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吝
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

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
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
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爲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
行爲楚非爲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
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
必以王爲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
楚之關左權李立孔紹祖魯獨從之楚王使二壯士
要境執晉使以質徵君喟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
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
子佐王之側是有一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
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龜丘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立曰有字南流犯客星甚迫其
在楚分乎難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
楚王假爲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
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
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
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爲刺客而

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七首
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
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爲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
疑晉人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
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
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
謂從者曰嗟乎玄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爲之詭
謀不足以復晉耻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
旣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爲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

釁命之阨也甚甫將避難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魯

猶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哉莫若返楚以
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子
若畏于楚則猶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
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籬
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臨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
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
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
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

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
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
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
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
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
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猶曰楚不可
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爲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
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釁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
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忿
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
似矣南望郢關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
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
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
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
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
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

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
憇雲夢窺九疑而望衡陽撫雄劔以嘯荆門濯長纓
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
鷗鳬之渚棲吾于蘭社之鄉羌邂逅而猜予迷聖賢
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
無漁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
歸敝褐垢體爲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噫是子之
智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
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

順而拘姜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
陳阨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
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
所激則諤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難心有所忼
則慨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
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
爲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
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綠
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

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闕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孌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釁于楚國夙夜憂惴况徵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賓鄰

國無以南扞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釁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疑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徵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爲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

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闕門之木楚王聞晉人
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
之左右稽顙而謝曰釁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
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妄聞之寤口
之言若羨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
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者忍耻
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其口之士故
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
乃嗜其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
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與
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恕耶楚王慙
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歸韓

徵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徵君飫之張儉問曰子之
譽溥矣而功不白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憲
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
今諸侯雖蔑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替諸侯
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釁子何以靖之徵

君曰晉之爲諸侯也詭楚之爲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釁不可靖也甫是以浣褐而歸得與子飫惜乎元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旣沒春秋紛拏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嗣亂以縱衡爲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况譚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而寄于天者何嗇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襦名器淆混蕩之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哉儉也從薦紳之未不

能輔導以至于錮爲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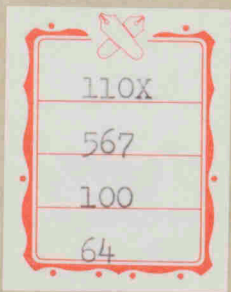
感時

初徵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魯狷問曰狷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徵君曰甫之遊也

不覺暮矣遠託七國俶返南甸彥人凋殂誰與扶植是以感而歛也魯狷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與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續隱于長洲李玄隱于華嶽張裘隱于天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狷乎甫與爾歸矣乃據地而歌薤露魯狷和之旣而曰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敖惰而不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耻民巧詐而不信吳越之士既有司殆

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
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
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之謂與魯
狷遂從微君于韓而返魯微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天祿閣外史卷八終



110X

567

100

64